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社會實踐獎

2020 年 4 月

## 他們口中的歐洲——兩個月自助旅行的觀察和思考

陳奕寧

### 摘要

連續兩個月歐洲六國的自助旅行，不僅是對於體力的考驗，若想在旅行中有所收穫，而不僅止於觀光式的旅遊踩點，對所見所聞保持敏感和隨時挖掘自身感受是重要的，社會學的訓練在旅行的過程裡幫助了我許多，當社會學內化成思考的視角，讓我能從歷史、文化、性別、種族、階級與媒體等多個角度去深入理解出現於眼前的人事物，進行跨國家或國家內不同文化的比較，並重新回望自身，反思過去對於歐洲的嚮往是否過於理想，而理想化的原因又為何。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陳奕寧（2020）他們口中的歐洲——兩個月自助旅行的觀察和思考。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系《社會實踐獎報告》。

## 一、實踐動機

去到歐洲前對這塊土地的一切非常嚮往，富有人文與藝術素養的人們、城市內保存完好的老城區、怡人的山川風景、自由開放與鼓勵發展自我的社會氛圍等等，這些在台灣難以多見的社會、人文與自然景觀，深深吸引著成長於填鴨式教育與儒家社會下的我。歐洲這個地方在他們的描繪裡多麼美好，即使後來的我花了半年的時間去發現所謂的「歐洲」和「他們」，在相當程度上都是我心中某種缺乏和慾望的兩面投射。

## 二、實踐方法

學期結束後進行了為期近兩個月（2019/12/19-2020/2/11）的自助旅行，主要集中在南歐和西歐，先後拜訪西班牙、葡萄牙、德國、義大利、瑞士和法國。

12/19-12/30 西班牙，12 天

12/31-1/8 葡萄牙 9 天

1/9-1/18 德國，10 天

1/19-1/21 回學校考期末考

1/22-1/26 義大利，5 天

1/27-1/31 德國，5 天

2/1-2/3 瑞士，3 天

2/4-2/5 義大利，2 天

2/6-2/11 法國，6 天

### 三、觀察與思考

#### (一) 西班牙

到了西班牙的本國大陸，才總算有了「在歐洲」的感覺，加那利群島上的熱帶風情的彩色平房公寓與古典風格裡雕飾複雜的歐陸房屋有著強烈對比。不同氣候、不同歷史脈絡所塑造出的地景，也形塑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觀點。這種邊陲地區和帝國中心的差異，某種程度上其實非常類似於沖繩之於日本、光復後退守前的台灣之於中國大陸的微妙關係。

基督宗教信仰對於西方精神世界裡的支配性，似乎遠勝於佛道教之於東亞。在信仰中心的教堂看見為宗教而生的藝術作品，在藝術殿堂亦能看見歌頌聖靈的畫作充斥其中，房屋的室內空間規劃，也總少不了給予禮拜禱告——一種與上帝連結的方式——一個劃分出的獨立的場所。然而當看過了千千萬萬的宗教畫作，卻對其中的意義無法產生任何共感和感動，不得不認知到自身所承載的經驗、擁有的一切所知，與這片大陸的文化、歷史、民情的人文底蘊實在相差甚遠，以至於在某些精神層面依然無法達到共鳴。

體認到這點後，慶幸自己只是在這裡待上幾個月的過路人，然而對於那些真正在這裡就學或工作的外地人，一待就是三五年甚至更久，那種難以言說的找不到定錨點、缺乏認同感與強連帶的孤獨，就像海中漂浮的水草，無法著陸的不踏實感，無非就是來自失去了建構某人之所以為某人的文化。我之所以是我、台灣人之所以為台灣人，或者任何國家的人之所以是那個國家的人，是因為集體共享了歷史、現在與未來，這是我們之所以與他者不同的根本。

當今台灣社會的族群同質性相對較高，即使這樣的同質性是來自於強勢群體對弱勢族群的文化洗刷和改造。在巴塞隆納所在的加泰隆尼亞地區，強勢的西班牙文在這裡反而成了第二語言，從公共場域到私人空間的書寫都是以加泰隆尼亞文為主，在認同表態上，家戶陽台欄杆上掛的不是紅黃相間的西班牙國旗，而是紅黃條紋的加泰隆尼亞獨立旗。國/族間的衝突在西班牙越來越白熱

化，獲得多數民眾支持通過的獨立公投雖然不被中央政府承認，但獨立精神的痕跡依然在這裡隨處可見、方興未艾。

西班牙聞名於世的事物裡，鬥牛文化應該可以說是其中數一數二具有代表性的。馬德里的凡塔斯鬥牛場是目前西班牙最大的鬥牛場，至今依然作為鬥獸用途，內部滿是歲月的痕跡，斑駁的掉漆露出原本的水泥顏色，頗不符合其位在首都且坐擁「西班牙最大鬥牛場」的響亮名號。走過公牛進場與死後被驢子拖出鬥牛場的幽暗通道，心中再次對人類抱持的「萬物之王」的心態感到質疑，公牛自從在養殖場誕生，牠所有生命的意義只為了有朝一日被送上前往競技場的卡車，以供人類所需的血脈噴張，滿足人類無處抒發的腎上腺素。

導覽中的一句話可以概括我依然決定去參觀的原由：The history of bullfighting is so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history of Spain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latter without knowing about the former。雖然無法以欣賞的心情去看充滿血腥的鬥牛表演，但依然抱著認識文化的崇敬的態度參觀鬥牛場。然而這也是令我感到兩難的事情：接觸不同文化時，到底該不該、或者有沒有資格依照自身的價值對其做道德判斷？一方面完全認知到不該自以為是的以侷限的我知去評斷他人；另一方面又覺得有些風俗應該隨著文明進展而淘汰，如割禮、獵人頭這些習俗，在當今也廣被視為迂腐、殘忍的行為；又或者應該守在哪些道德底線上去尊重不同文化，而那個界線又該畫在哪裡？

## （二）葡萄牙

跨年當天去到波多，這晚也是我第一次用沙發衝浪（couchsurfing）找到陌生當地人的家借宿。那天我和 Host 及她的朋友們一起度過跨年夜，吃著道地的葡式海鮮飯，和一群當地人在家倒數、迎接新年，一瞬間好像突然多了很多朋友，雖然知道這種緣分來得快去得也快，但當下依然為難得的相遇慶祝著。

其實有時候旅行圖的就是個「意外」——離開規律、可預期的生活，去遇

見不再原本設想中的事物，不斷碰撞、不斷修正的活力是旅行的魅力之處。這也是我鼓起勇氣用沙發衝浪的原因，即使知道住青旅會簡單許多，能省去社交、適應和彼此配合的力氣，但我旅行的目的不只是地圖上的景點，而是希望盡可能去體驗自己不知道的人事物，讓心胸在認識越來越多靈魂後，而能更加謙遜和包容。

里斯本一間不在任何台灣部落客遊記上的地區美術館中，其中一檔展覽展出兩個澳門藝術家的共同作品，討論的卻是「中國式」的記憶。而距美術館幾百公尺外，是觀光客必打卡的「發現者紀念碑」，標誌著大航海時代帝國擴張的輝煌，然而澳門主權移交中國，也不過是最近二十年的事。背誦那些歷史事件都不如親身目睹這三個地區的政治與文化交會剎然以這樣既隱晦又明目張膽的方式在眼前開展來得真實而有說服力，殖民的過去式與現在進行式，所謂的歷史卻生生不息。

我眼中的里斯本是充滿生命力之城，在敗壞中能看見點點如繁星的求生意志。明亮的跨國連鎖店外的攤販，在路邊鋪上一塊布便展示起畫作或手作飾品，畫面對比得諷刺，但小販在寒冬依然不停歇的雙手，和從不叫賣的等待有緣人，讓人感覺到對生活還沒有失望的力量，這種追求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生命之所以擁有光輝的地方。

### （三）德國

柏林是我離開南歐後的第一個城市。對柏林的第一印象，是地鐵上孤獨沉靜的柏林人，「矜持自重」會是我給柏林人的註解，不使用電子產品、不交談、單獨行動，不交會的距離使每個人都自成一顆星球，千萬個自轉匯成銀河系。

某天搭了好久的地鐵又轉了公車到柏林郊區，原本的目的地是一座被列為世界遺產的王宮。從公車站要走到王宮入口，只見王宮近在眼前而且離關閉時間剩不到兩小時，但是經過一片樹林的當下就決定要改變方向了，不進王宮，

走進樹林。

產生要靠近的起心動念是最難的，最短路徑和最大效益的追求，目標物以外的視野容易只被當成風景，目光掃過但不會停留。旅行的同時也是練習在本能的過濾機制外，發現美好或有趣的所在，還有一顆渴望探索的好奇心，然後盡情的踩踏無人之地。沒有人踏過的痕跡，那踩下的每步都是拓荒，自我的拓荒，與周圍萬物生命的對話，身體的彈性與順服，人很渺小但同時也擁有自我控制的強大。

德國南邊的達浩是納粹的第一個集中營所在地，一切罪惡開始的起點。毒氣室有七個房間，代表著七道程序，每個房間流暢相連的格局和設備證明了這一切都是被規劃的，是無庸置疑的殺戮。我以為自己已做好心理準備，也在各種文本中了解集中營是怎麼回事。因此那一刻來得很突然，當處理過上萬具遺體的火化機具被打上橘黃色的聚光燈後出現在眼前，那些真實生命的重量使人好難把目光移開但同時又不忍心注視，只能情不自禁的閉上眼替逝者默哀。

猶太裔政治學家漢娜鄂蘭在討論德國納粹的著作《平庸的邪惡》所闡述的思想，在巨大的惡的結構中，人們以為自己只是其中服從法律與命令的小螺絲，如劊子手聽命扣下板機，又如根據「法律」做出判決的審判者。但正是一點一滴不思考的消極，與認為錯不在己的淡漠，使千百萬人成為納粹政權底下的亡魂。納粹垮台事隔幾十年，如今德國極右派的新納粹政黨卻正逐漸成為第三大黨。當下只覺得好對不起這些消逝的生命，因為這個世界還不夠好，這個時代的人，我們努力還不夠。

#### （四）義大利

走在羅馬有一種歷史的既視感，隨處可見的文資和古蹟，彷彿不證自明的訴說著那段歐陸文明開端的歷史，提示著每個來到這裡的人需懷抱一顆崇敬的心面對曾經的羅馬帝國。

走進羅馬競技場，才知道原來在西元六世紀時，這裡就不再進行鬥獸，而是相繼轉為住宅、儲藏空間或宗教聖地等用途。對這樣的發現備感訝異，其「競技場」的名號實在太響亮，想不到在它佇立了近兩千年的日子裡，真正做為競技場之用的時間其實只有四分之一，直到真正走一遭，才發現這個中譯名字對此空間的以偏概全。

競技場像是一個被放在羅馬的巨型碗公，做為乘載歷史的鉢，隨著時代推移，它被賦予的功能和意義也大不相同，唯一不變的是它一直坐落在羅馬城的中心，見證著帝國的興衰、文藝復興的燦爛、法西斯政權的擴張與終結到今日的民主共和，局勢如何變遷它依舊屹立不搖，在時間的長河中羅馬競技場的存在反倒成為一種永恆的象徵。

在威尼斯是我繼波多後第二次用沙發衝浪找到當地人的家裡住宿，但這次的經驗卻是一場災難。Host 是一名單身男子，我在晚上十一點到達他家，放好行李後他提議去散步，看看夜晚的威尼斯，我覺得有何不可，所以我們就出發了。沒想到才剛走沒幾步他就開始摟我肩膀，我雖然多次表示我不喜歡這種行為，但他總在表示抱歉的收手後，又再一次將手搭上來，沿路不斷稱讚我的外表，甚至還突然親了我臉頰。最討厭的地方，是因為我的行李都在他家，且那時已是半夜無法找其他住宿，所以即使遭受性騷擾，也無法大聲喝斥，只能笑笑的表達我對這些行為的反感。所幸後來回到住處後他沒有再對我有更進一步的非禮，也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有驚無險的晚上。

決定住他家之前，我其實有看過過去住過的女性給予他的評價，而那些評價都非常好。事後想起這件事，我不認為我會對這些舉止感到不適是來自文化差異，因為那些行為實際上都已經超過一般理解的調情的範圍了，尤其是我已經多次向他清楚的表達我的想法。所以要不是之前的幾位都和他情投意合，不然就是他只對我做出這樣的行為。

性教育讓我們認知什麼是不適切的言行，卻沒有告訴我們，在性別和人際

關係的壓力下，要如何不懦弱、不假裝自己沒有憤怒的表達和保護自己。然而如果重來一次，我會選擇收起笑容，強硬的表達我對他這種騷擾行為的厭惡，不讓他覺得有半推半就的機會，也不會繼續住他家。

我知道世界上有居心不良的人，但一直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好人，也從不願給人貼上諸如義大利人或單身男性等等標籤。雖然碰上這樣的事，我依然相信大多數的人都是樂於分享的好人，只是剛好自己運氣不佳，遇到不懂尊重的人。

### （五）瑞士

來到瑞士，氣氛和景色都跟在南歐有很大的不同。還沒到歐洲時，對種族的想像很扁平，白人是白人，黑人是黑人。走過南歐和西歐，才發現原來雖然同屬歐陸，但不同國家間的異質性還是很高。在南歐時我以為的白人，和西歐的白人對照後，才察覺南歐人輪廓中混血的痕跡。就好比東亞以外的人，看不出台灣人、日本人和韓國人的差別，但身在其中的我們彼此都能輕易的辨別那些差異。而在歐洲生活幾個月的我，此時也才開始學會分辨那些乍看之下相同實則不同的細微差別。另一個令我驚訝的，是德國和瑞士人種的單一性，大比例混血痕跡不明顯的白人，而與其相對的，則是南歐國家的種族多元，人種的「色階」連續性，可以想像各種不同的文化在南歐存在。

這兩個地區的社會氣氛也相異顯著，雖然冬天的歐洲不論何處都很寒冷，但走在南歐的街道，即使在平日白天，依然隨處可見坐在露天座位喝咖啡談天的人們，反觀瑞士，上班日街道上反而冷冷清清。文化差異明顯到只要在路上走一趟就能感受得到，世人對這兩邊國家的印象並不是憑空而來。

許多大城市都有同志區，然而瑞士首都伯恩和其他所有我去到的城市最不一樣的地方，是隨處可見的彩虹旗。許多家戶會在陽台外懸掛彩虹旗，有種同志跟所有人一樣都在這些日常場景裡生活，而不是只活在特定劃分出的領域的



感覺。不論那些懸掛的彩虹旗是表態支持或自我認同的展現，we're in everywhere 的態度，和社會展現出的友善與溫柔，都讓我即使只停留短短三天，依然對這個國家印象深刻。

## （六）法國

法國巴黎是兩個月自助旅行的最後一站。雖然大家都說到歐洲的觀光區必須小心再小心，扒手和搶劫防不勝防，但即使去到如巴塞隆納、羅馬這些旅人趨之若鶩又唯恐財物損失的城市，我也不曾碰到任何惡意，反而遇上很多熱心親切的人，所以心中一直抱持著只要做好防範、不要招搖，其實歐洲並不危險的想法。

然而在巴黎的種種遭遇，終於使我開始思考起種族與階級的問題。在台灣，種族差異小且同化性高，即便是漢人與原住民間的不平等議題，也與黑人白人間的討論脈絡相差甚遠。可以說，直到來到歐洲，親眼所見、親身碰到，各種膚色立體展現，也才終於能真正體會和思考關於種族這件事。

種族是去到大大小小的景點，發現或兜售或強迫觀光客購買披巾、手環、自拍棒的人體流動攤販幾乎都是有色人種；是搭地鐵時伸向別人包包試圖行竊的雙手；是遊客餵鴿子後，圍著強迫要錢的一群人。不願意但卻忍不住替某些人貼上標籤，質疑自己是否過於苛刻，想盡辦法要去理解事情的因果。每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所有個人背後都有社會因素，試圖拆解是困難的，同理心是個老套的詞，但很必要。

抱持平等的心很難，尤其在面對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時，不論那些不同是出於防衛機制、優越感、不了解或只是想像出的不同。高傲的人習慣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人，但其實什麼都不懂，他們了解的始終是自己所在的世界。不曾經歷過的事、沒有生活的脈絡，就不可能用自身的已知去推斷因果。不探究脈絡的歸因的確很方便，用已知將人分類也使相處「容易」許多，但當造成問題

的結構持續隱形時，被化約為一的千千萬萬個靈魂同時也不被看見了。

有一個童話故事叫做《醜小鴨》，醜小鴨小時候因為毛色和其他同輩不一樣遭到排擠，經歷過欺凌和自我迷失後，才發現原來自己是天鵝。小時候聽過這個故事後，學到「不應該以貌取人」，但這個人人都可能曾因此受傷的行為，卻依然在各種生活場合中不斷被複製，說一套做一套，說偽善自私也許太嚴厲，但不夠敏感去覺察去體認自身的軟弱，也能傷人。

回到人身上，人和人之間的差異真的有如此巨大嗎？我覺得人和人之間相處，應該是要找共通點，而不是相異之處，人和人之間都是因為共通而相聚，共通點也是彼此理解和開啟溝通的起始，而我相信人和人之間都有共同點，即使乍看之下相距遙遠。也許是相似的家庭經驗、雷同的世界觀、異曲同工的夢想，甚至只是打同款的電動，當發現這些相似處，就會驚覺彼此是能互相理解的。我認為溫柔的根本是去理解，理解才能以適切的溫柔對應，而不致成為濫情，相對的對於不理解的人事物給予空間、不輕下定斷，也是一種溫柔。世界上有千萬種正常，我們所習慣的只是其中一種。抱持平等的心真的很難，但我仍相信每個人都應是獨立的、自由的、平等的，即使這個世界的崎嶇不會因此減少。用平視的眼光看向窗外，世界會報以最平衡與完整的風景。

另一個難以言喻的感受，是看到艾菲爾鐵塔的時候。走近其名聲幾乎能做為巴黎甚至法國代名詞的艾菲爾鐵塔，竟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看過那麼多描述法國的文本，小王子和狐狸間的真摯情感，我最喜歡的電影甚至是故事發生在巴黎蒙馬特的《艾蜜莉的異想世界》，而當時當刻我的身體和靈魂竟然就在過去只活在媒體和想像裡的巴黎。我想釐清的神奇的部分，是我會在看到艾菲爾鐵塔時出現「終於來到巴黎」的感覺。當一個實體建築已然代表了某個城市，那是在什麼機制下、經過怎樣的過程所塑造出了如此的城市印象？

人們沒辦法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擁有第一手資訊，因此幾乎是透過媒體來理解事件、認識未知，因此獲得資訊的媒體來源、與該媒體所呈現的視

角便形塑了人們的認知。物理空間的遙遠與崇洋媚外的亞洲自卑，使得美化和簡化都容易許多，人們對歐美的印象是富庶、重視人權、充滿文化，卻忽略種族歧視、貧富差距，是為美化；簡化則是當人們談及某個國家或城市，能想到的只有幾個名詞，對於其他部分卻一無所知，例如講到巴黎便想到鐵塔、羅浮宮和凡爾賽宮，但除此之外呢？媒體再現讓人們只認識到城市片面的風景，而被建構出的風景則注定要經歷幻滅和重建。

以此回想自出國以來的心境和經歷，難以言說的失望好像終於有了解答，能去接受真實的世界與我原本以為的世界的落差，並不是它不好，也不是我不夠認真的感受生活，而是我在一開始認識它的角度便是錯的，所以只要與我的期待不相符，我就覺得它不美好。但事實上它一直是如此，它本來就不是完美的，是我一直把它定位在一個很美好、我渴望達到的位置。

回到我開頭在實踐動機中說的，「歐洲這個地方在他們的描繪裡多麼美好，即使後來的我花了半年的時間去發現所謂的『歐洲』和『他們』，在相當程度上都是自我心中某種缺乏和慾望的兩面投射。」這裡的他們即是指整個台灣社會對歐美社會文化的推崇，與各種文本和媒體所呈現出的不平衡視角，而歐美在第二世界的人們心中之所以如此完美無暇、毫無破綻，源於這些幾乎是被建構出的印象承載了人們文化和經濟上的自卑感，所以人們塑造出了一個值得追尋的歐美世界，在不斷靠近彼端的過程裡，似乎也能遠離所厭惡的自身的那部分，然而這樣的追求終究是盲目虛幻的，因為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地方真正符合心中的想像，設定出某個特定的地方或人物作為追求的目標只會讓自己覺得永遠不夠好、變得漸漸迷失自我。要追求的不是當那個比別人更好的自己，而是比此刻更加善良、勇敢、有智慧的我。

### （七）關於旅行

練習「豁達」。國小在書上第一次看到這個詞，長大的過程裡依然似懂非

懂，有時反倒認為更像自我安慰的說辭。旅行中的意外，有愉快的也有不順利的，事前周全的規劃還是不能保證萬事順利。「沒關係」這句話幫了我很大的忙，除了必要之外的事物，不用非得怎麼樣。其實以前的我對於事情沒照計畫走容易感到焦躁，但在明白世界上大多數的事都沒有必要費心執著後，擁抱錯過，擁抱遺憾，都變得沒那麼苦了。

意外有時會帶領人看見超出想像的視野，那才是和世界相遇的魔幻時刻，是旅行要追求的本質。長長等待的目的不是時間，而是時刻，在一瞬間進行的等頻連結。重要的是旅行的狀態，不是旅行本身，放下和把握當下是我在旅行中不斷面對各種差錯和取捨之中學會的事。